



呂新吾集

14
514
2



514
卷 2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二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唱

詮次

聲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壻蔡之瑱

曾孫 應菊藏板

奏疏下

論錢糧疏

爲陳膚見以備修省以答

聖懷事接管卷查萬曆十九年五月內准戶部咨禮科給事中胡汝寧等題緩帶徵南京工科給事中陳洪烈雲南道監察御史楊廷諫河南道監察御史陳遇文戶科署科事左給事中王建中各題前事節經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備行布政司會司糧屯驛傳道過查去後今據該司道查議會呈到臣該臣看

得民生

國計利害本自相關而體

國憂民臣子不可偏重山西自萬曆二十一年來

三月不雨至於五月夏麥半枯秋種未播旣經

累歲積荒加以今年未熟民何以堪正欲具

題蠲免間至五月半後雨澤及時諸禾盡登足稱

樂歲臣以爲各州縣通負錢糧幾倍正賦而西

賊正急費用頗多苟徵一分在民自裕一分在

官儻蠲免旣題則小民希寬恤之恩懷觀望之

計必將延緩反費催科臣嚴責州縣有司令其

法傳齊文集
極力催督據今歲完數視舊頗多而民之精力亦頗竭矣若不

請蠲宿負寬限帶徵不惟見在之力難繼而後來之累愈滋是以不避煩

竇條列

上

請伏惟

聖明知臣非爲小民乞哀大開寬恤

明詔俾獲再造

殊恩臣愚幸甚生民幸甚

計開

一蠲宿負夫惟正之供計費已定固非有餘也况山西夏秋兩稅皆係王邊二糧日用之需毫不可缺則帶徵非以厲民而蠲免近於長玩顧其勢有不得不狀者萬曆十四年至十八年夏秋大旱五穀不登而岢嵐等州寧鄉等縣二十四處地皆山岡土脉更燥不惟顆粒無收且將子種拋棄當歲流離滿路至今村落成墟極目蓬蒿傷心坵壠有司豈不招徠十家九不復業何者星火催科難以假借逃者一來則舊日差

糧通令全完逃者不來則所遺差糧責成見在是去者以責負而不歸在者以包賠而又去逃民愈眾則荒地愈多荒地愈多則錢糧愈累是帶徵者無益往年之逋負祇累見在之錢糧彼固以為完之不可勝完百欠總成一欠民無餘力官無巧術是以年年之帶徵貽年年之拖欠也夫寬舊罪者開自新之門蠲舊逋者養見徵之力臣以為岢嵐等二十四州縣王邊民屯本折站銀十四五六七八年拖欠者在岢嵐州七千餘兩嵐縣四萬八千餘兩永寧州四萬六千

餘兩寧鄉一萬二千餘兩岳陽蒲縣俱一萬九千餘兩汾西四萬一千餘兩榮河八萬七千餘兩萬泉八萬四千餘兩隰州潞城俱四萬四千餘兩石樓五萬八千餘兩永和二萬八千餘兩太寧沁州俱一萬一千餘兩吉州一萬五千餘兩鄉寧黎城俱二萬二千餘兩屯留四萬五千餘兩遼州一萬一千餘兩榆社二萬六千餘兩和順二萬四千餘兩武鄉五萬一千餘兩沁源三萬一千餘兩以上凡八十八萬九千九百餘兩盡與蠲除欲自十九年以後責令通完夫以

萬無益於得者而棄之既示

朝廷浩蕩之恩又欲百姓輸納之願招之庶可歸
來而荒田漸墾

國計日克矣伏乞

聖裁

一寬帶徵夫

王府之祿常缺邊餉之需甚急臣非不知帶徵者
之不可以緩也顧百姓之財止有此數當年尚
有拖欠積年責使併徵欲其全完萬無此方譬
之負重者竭方墮石尚有減斗之時乃倍之又

再倍之有不顛仆者乎夫蠲免之惠當施於極
累之民而緩一之仁少寬於積逋之處今查十
四年起十八年止王邊民屯站五項錢糧除稍
裕州縣欠數不多者容臣責其當年完報不敢
稟請緩徵外如陽曲一萬四千有餘陽城二萬
一二千有餘太原二萬有餘沁水一萬八千有餘
夏縣四萬有餘而不稱疲限二年帶徵通完代
州一萬三千有餘襄垣二萬七千有餘靈關一
萬八千有餘河津二萬四千有餘芮城二萬一
千有餘蒲州三萬六千有餘長子四萬四千有

餘臨汾四萬九千有餘雖不稱疲而數稍多限
二年帶徵通完開喜五萬一千有餘平達六萬
有餘安邑八萬有餘雖疲饒不等而數多潯山
靈石各一萬八千有餘解州二萬九千有餘絳
州三萬四千有餘霍州一萬二千有餘欠數稍
多而民貧限四年帶徵通完平陸六萬七千有
餘稷山九萬有餘荷氏九萬六千有餘臨晉九
萬八千有餘雖疲饒不等而數太多限五年帶
徵通完五項錢糧凡一百二萬五千有奇皆查
叅之數賦入有多寡大率欠邊疆者十二欠于

糧者十七欠屯站者十一耳勢有緩急大率邊
糧最急次則王糧次則屯糧站銀臣以為自十
四年起至十八年止代州等州陽曲等縣拖欠
之數應臣分就年限責令帶徵如仍前拖欠容
臣請門員巡按御史查叅罷斥則有司可塞推
託之口而百姓亦難冀無已之恩矣夫司計者
出納常費必以寬限為遲臣以為遲而終有不
愈於速而全無者乎伏乞

聖裁

一別分數夫山西州縣地土有厚薄民力有貧

富其不可以一律齊也譬之牛羊賦在載之車
牛羊同駕驅之使前牛固無忘也而羊不後則
顛矣以極貧蔽之郡邑與極富庶者較分數其
相去懸絕豈止二分哉今災疲州縣查叅率減
二分不爲不寬矣如沁吉縣三州武鄉石樓永
和二縣上邊屯站總計從來不及五分今有完
六分者不免降俸在俸不在陞遷給卹卹費黃
卓魯能必已之節良不能強民之富庶武鄉一
縣從來無不降調之官而一選此邑如殺荒徼
何者封贈難濟於父母俸薪不裕於妻孥未到

任也而先已降官蓋緣舊通通理儘極力也而
經年住俸益以分數難盈若不分別新舊完欠
之數卽多完一分二分總之無救於官又何苦
結怨於民哉臣見石樓知縣張獲吉清謹自持
愛民節用武鄉知縣黃元會振刷自奮約已裕
民皆賢令也而矻矻窮年不獲考績豈直本官
垂首喪氣策勵難前卽臣亦竊憐之矣如二十
四州縣者已准災疲事例減二分叅罰如六州
縣者但查從來完數假如從來完止五分而本
官完至六分以上者准其考滿陞遷惟復查照

災疲事例再減二分叅罰庶賢者不至灰心而
疲民漸有生氣矣伏乞

聖裁

一裁冗員臣聞古之設官也不患其多官多則
事集今之設官也不患其少官少則民安富饒
州縣不惟俸薪之資民不難辦卽有貪漁之吏
力亦易支貧疲郡邑民不聊生除却催科喫緊
正官尚不能完更有何項繁難猶待佐領分理
且佐領官員聞選此等地方有到任稱病者有
踰歲乞休者甚者逃去而教官到任衣食缺供

勉支旦夕以待遷轉是於地方無益於選人更
苦矣據各州縣申及臣行布政司查議得太原
府所屬如寧鄉縣應裁訓導一員平陽府所屬
如萬泉縣應裁縣丞一員霍州應裁州同一員
訓導一員隰州應裁州同一員潞安府所屬如
黎城縣應裁訓導一員潞城縣應裁訓導一員
遼州應裁訓導一員榆社縣應裁縣丞一員和
順縣應裁主簿一員沁州應裁判官一員訓導
二員武鄉縣應裁縣丞一員主簿一員以上數
員因民貧事簡而當裁者平定州之故關巡檢

七里之內已設新故關置官軍矣舊故關一無所用襄垣縣五嶺山巡檢夾於余吾禿亭兩驛之間又無山谿險隘之處巡檢虛設止是別差以上二員以冗無所用而當裁者夫榆次長治富於諸邑止有論訓二員保德一州饒於遼沁止有學正一員各官之當裁也較朕矣倘念地方艱難及選人愁苦將以上職官量行裁革庶幾寬一分之意乎伏乞

聖裁

一嚴催科臣聞蠲緩之令所以矜貧困非以縱

姦豪也守令之昏庸者既不能分別以察姦又不能威嚴以戢橫嚴則姦及於困窮致逼逃竄寬則濫及於富勢姦遂好欺一嵐縣也數年以來民俗刁悍有持刀刺縣官之生員如郭可久有聚衆射廳吏之百姓如索應科兄弟告官計吏者種種施蠲欠差者家家謂令是蠲蠲完二分王站全不聞令自謂管嵐縣事部蒞到任以來令擇其有惡者重治半年之罰催完八千餘兩一解州也自罷關運同介一清生來不納錢糧動輒毆辱官吏其子舉人介夢龍承其

父業更甚前愆包鳩生事真敢誰何被訪在逃
潛歸竊惡拖欠錢糧二百七十餘石全不封納
升合又且毆傷公差解州知州魏養蒙申參到
臣一面行布政司先以行止革去衣巾一面發
分巡道拿問而解州之錢糧視往歲多完七千
二百餘兩夫山西上夫未聞抗違錢糧者卽有
介氏一家縉紳皆不履閭閻惟姦民爲計不可究
詰家民是兇敢於抗拒蓋全完州縣卽有姦蒙
不過延緩而已詭辭而已推委何辭拖欠州縣
姦家日查亦齊買屬里書果榮縣分數完及往

年則本身錢糧分毫_二不納彼先納者其良民則
貧無力者也彼有司轆轤之所加者非良民則
貧無力者也臣請以後責令有司催科分別貧
困姦豪錢糧開倉之後富強者務令先完儻既
不能清查影射又不敢催逼富強卽以罷軟參
罷廢小民無濫及之苦大猾鮮得之思伏乞

聖裁

宗藩三要疏

爲摘舉

宗藩一要以重

天潢事臣聞

帝王同民心而出治道凡四海九州之情無所不體
而尤當體宗室之情

帝王與教化以善風俗凡四海九州之教無所不及
而尤當重宗室之教乃今積習流弊勢極則窮
有不得不變者一事焉臣請分款詳陳伏乞

勅下該部查訪施行宗室幸甚世道幸甚

計開

一曰嚴騙嚇之禁夫宗室偏濫全在報生之時
或以妾為嫡生或以子而為子或以姪而冒存

買囑收娣要結隣佑往來具有之自五宗嚴同保
之結而朦朧有蓮坐之法報生來歷大都已真
生既真矣豈有見真而請名偽者乎豈有名真
而請封偽者乎自奉

宗藩要例之後各封查駁久已從寬而臣又立限
單填格之法凡經查駁衙門過二日者提吏即
臣衙門亦有需索常例臣嚴行禁約犯者重懲
在外才難請弊亦稍稍革矣惟是走走京遊棍指
稱打點名節也要索宗室錢財甚有定為銀數給
為舊規如

郡王請名請封動以千計二將軍以五百計二中尉以三百計夫宗室本不出戶庭之人而遊棍者積年鬼蜮之雄也財貨詭取未必爲人出力編織不遠却龍術法爲奸幾曾見

京師某衙門聽屬某吏胥受財耶憲誰說耳

寧化王新薨臣往吊奠王六子長者一十歲矣尚未有名向臣仰天痛哭曰請各十五年費銀千餘兩部文未到猶朕乳名時在次各府宗室百十餘人皆稱本王子但子六人五爲李妃所出闔鎮軍吏無不共知止以寫辦之人差錯入府月

日又遊棍恐嚇稱說立案不行以此就延歲月六子俱未得名嗟天父爲王母爲妃其子請名十五年不得臣竊竊爲之此等奸徒外指王府科以騙宗人內空蠲吏胥以撞太歲有題

准止一人而訪合私添二兩人者宗室謂得名矣及至請封則曰堂稿無名有同胞之兄已給

誥命矣其弟請封則曰母封不對經管教授既非明白之官造冊書供率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皆難辨之文愚宗不識事體貧且不無錢財衙門徧看往往舞文弄筆致使查該弊孔多端本

雖宗憲奉行查之例豈可不嚴臣以為一切名封
既經

親王與大臣衙門會

題矣如有假濫罪坐

親王與大臣春季行查夏季出四不各履罪亦坐臣若
春季無礙宗室若下位應得各封而夏季勸合
不到夏季行查各部若下位應得題覆而秋季
勸合不到者許臣每季各能應請各封宗室但
有仍憑遊棍指稱打點等錢到京自行花費誣
騙吏書者許五城嚴拿以本犯依律究遣外本

宗既已託人行勸必不有違礙情由不准名封題
請立案仍乞

勅下禮部定一格嚴照事發臣衙門分發各府凡宗
室初生即於第一格填云某

郡土某如某妾於某年某月某日生第一子收養
某人隣佑某人五宗甘人某人名押長史印押
第二格本府查無違礙知府印押第三格布政
司查無違礙左布政使印押第四格都察院查
無違礙臣印押仍出各保結款後具

題至於請各請封與婚不須保結但將照單以次填

寫印押如前釘為一冊即隨本揭卷送禮部查
明題覆之後所有票單詳司勘合發臣衙門除
勘合發布政司外其照單付

部主或管理府事收掌但有損失改洗者叅

奏處分如此則稽查既嚴可革假濫之弊題覆既早

難容騙索之弊矣伏乞

聖主裁

一二曰重輔導之臣臣聞漸摩之久習與性成世
祿之家猶克由禮今民閭子弟齷齪童蒙未嘗
不擇良師而家

帝王之苗裔貴儒之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心又難
束縛以麗於法肆無所忌民何以堪夫董賈漢
世名儒皆為王相我

朝家法遠過漢時而輔導之選甚為疎濶何者

親王長史主一藩之外政者也王之善惡付託此

官請

部王二將軍二中尉二主三君之名封婚祿憲結

此官審理掌一藩之刑名者也六所置良詞訟

聽決於此官教授以訓進王與一府之名封取

定於此官其責任不為輕矣乃以有司之不肖

者有克之夫表欲則影斜鑄差左則字謬豈有不肖者爲王官而能以善道教王者乎臣時考察王官僅有長史李賦直年方正強慷慨曉大義其餘苟且恣睢甘心自棄末之念甚於爲有司時而偃蹇龍鍾率居其半以相沿推墜王官豈爲劣處每用操持有玷才幹無爲之人以克是任不知起自何年至今人遂爲定例臣從來竊所不平而目觀尤爲慨歎或曰選司不主降黜不肖者何以處之臣竊謂卽使若曹萬無所付亦不以王府爲滿整况無按功勳方而有司疏下考功未

嘗不隨時降黜卽文選不降黜而考功不能降黜乎撫按於州縣佐領教官未嘗不隨時拿問罷斥不待參劾豈以吏部之權而不能處若曹乎考功到部文選抄付考功案呈具

題才幹無爲者量行降調操持有事者卽與除名至於祿職卑官無可降調留之無所用去之不足恤者量與致仕庶懲創嚴而居官知慎不肖去而仕路亦清吏部可省大察疏擢之多而本官亦免到在卽黜之苦矣或曰王可無官乎王官可以賢者處乎臣竊謂不肖處以王官王官

不陞有司此二者曾有題

請事例乎夫王官比王親孰親孰疎長史審理教授
比布政使孰大孰小今王親夫人郡君以下不
祭京官郡君夫人以上仕終布政近者董越徐
聯芳供職

潞府亦陞兩司何獨長史等官禁錮終身不陞有
司乎且教官缺少人多每憂壅滯若將天下王
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以年力精壯學行俱優
而才不堪繁劇者陞之果於薦封大有處白仍
從撫按保舉不妨推陞府州縣止官如果漸著

賢能一體推陞方面教授品官難以新除亦選
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者陞之果於宗室輔導約
束顯有成效亦從撫按保舉推陞有司正官以
上各官俱與有司一例考察薦獎戒劾至於
郡府宗室各有多寡如

河中王府世世一人並無宗室教授雖設無所事
事

慶成王府宗室二千餘位教授常例歲得十人此繁
簡不同似難槩選今後除授王官先將各府宗
室多寡管理易難行布政司造冊報部斟酌年

方寸幹分別遠陞如此則王宮既重而宗教自
嚴仕禁既開而人心日奮矣伏乞

聖鑒

為貧宗請給衣糧疏

為貧宗小夫所郡祿有餘懇乞

天恩量給米食以廣親睦事臣聞

帝王之推恩海內也必以親親矣近年以來

天家子孫真是千億有限錢糧不足以供

皇上雖有親親之心又憫元元之命加賦不能竟成

無兼臣愚亦不能為

陛下策也臣自到任以來每見

晉藩十三郡府無祿貧宗强者公行攘奪姦者暗

為局騙有恥者空乏其身無賴者流落於市臣

竊憐之又每聚三五百人向臣求餬口之粟臣

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太原府收糧同知武揚查

得

晉十三王府每年額派祿銀一十三萬五百餘兩

徵解不完大約每歲大盈倉所收實在不下九

萬餘兩十三

王府宗儀庶宗及內助並故宗所遺夫淑恭宜安

人等共支八萬二千五百餘兩每歲實剩銀七千餘兩數年所積見在支剝王糧銀六萬五千一百餘兩夫絳霍各州

靈丘等王有欠四十餘季不得關支者蓋原分州縣本自貧疲有祿宗儀尚且枵腹臣每將管糧官住俸至今催促不多雖欲推恩貧宗勢自無處蓋分封異郡不得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若宗枝同城又何忍庫餘無用之祿糧府有無食之

宗室哉及查朱軟哥等或以擅婚濫妾之于不敢

請名者或以幼而無父不能

請名者或已

請名而家貧不能

請封者情節不同均無過犯又查犯宗朱老三朱社兒等或以毆死平人或以竊劫被獲發之間宅月有口糧歲有花布每月每口計支銀一兩四錢有餘是以無祿貧宗甘心犯法嘗自言曰犯法者有食有衣安分者忍凍忍饑情願打死人命送入閒宅食糧使不一為區處何以藉其自愛之資息其苟得之念哉至於無祿宗婦有幼

去儀齊文集
年喪夫而守節者有老年無子身無所付者有
應

請口糧而力不能者顛連之狀尤不忍言民間鰥寡
孤獨尙收之養濟院豈有爲婦宗門而求食民
舍者乎臣

請將有名無封者新溼等無名者朱軟哥等共五百
四十二位無祿寡婦於氏等三十三口將十三
府所餘祿銀每月每名口各給糧一石比照庶
宗口糧事例每石折銀七錢按月支給號曰米
食有妻者以夫婦身終而止無夫者以本婦身

終而止後有貧宗子孫不妨再爲題

請不得踰於今數以滋難繼之憂其無祿而身家稍
能自存者不得濫爲陳乞以奪貧宗之藉儻有
不自顧惜犯於有司者革其米食以示創懲如
此庶復有米貧宗雖欲爲惡自知顧惜以保終
身之計無祿府分雖有貧宗自難借口以希望
外之恩似於情法兩無違碍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

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疏

為正名分以成和衷之治事臣聞名器者維世之權

朝廷者紀法之主

皇上以黃紙墨書下四方

親王以下莫不朝服迎拜儼若

天顏豈重片紙哉尊

君命也今以某人為某官奉有

明旨獨非

君命乎大同府同知管嵐縣事節蒞初知清源本為

太原府屬官今管嵐縣又為太原府屬邑

命下之日太原府知府何山光與通判推官俱待以

同僚之禮曰

朝廷命為同知即是同知豈有知府而不與同知

稱僚友乎獨西路同知張嘉績謂嵐縣屬府欲

以屬禮相責過於裁節節同知每不能堪節求

休致夫

國家之制衙門與官原是兩項假如府官考滿給

由公文云某府為給由事准知府某人關是府

為府官為官也狀則嵐縣之屬太原府是矣請

同知而屬同知可乎嵐縣又屬岢嵐州去年岢嵐知州張鑑將到任時見臣臣與定為儀註大約謂嵐為岢嵐屬縣而府同知非知州屬官今約兩官平處文移往來則州仰嵐縣而不言官吏嵐縣州而不具銜名彼此相見迭為賓主如有爭禮成嫌一體參究今張同知之待節同知如此則不知同知為

朝廷所命之官而但知嵐縣為太原所屬之邑矣往年臣在山東霑化縣濟南府屬邑也趙蛟以濟南府通判管霑化事各州縣官考察到省趙

蛟獨立各州縣之下又隨各州縣官跪本府堂彼吏員也安敢自卑各官亦以吏員卑之臣獨不平謂府官曰通判跪於府堂立於知縣之下此出何典是卑

君命而妄自尊也設朝

質於

殿是論爵乎論爵門乎臣令趙蛟除文移外見府官待以同僚之禮趙蛟與各州縣相見亦自處於同僚之禮今以府官管縣事責行屬禮若以府官管縣事亦行屬禮乎宋韓琦以使相判四

州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寧不知亦以刑禮待之
否也由此各官遂定夫官與地宜加銜久任
祖宗之良法也人以微爭互成嫌隙庸衆之常態也
張同知才守俱優軍民胥戴偏關賴爲長城節
同知廉正無私剛方有流臣嘗比爲鐵漢此兩
賢也不宜以小節罪之但臣疎謫顧蒙不識大
體而海內加銜官事不止一人若不取裁於
聖躬終是齟齬於郡邑相讐互試以私懷公甚非地
方之福伏乞

勅下禮部定爲成規通行天下有不遵行者撫按官

指實論劾庶事體定而彼此相安嫌疑釋而排
擠無患矣

救張應望疏

爲賊犯未明

天威過重懇乞

嚴究罪狀明正法律以服公論事臣於二月十二日
題爲儒臣極寬未雪邪官毒讒愈熾萬死投天
懇乞早

賜伸理以洩幽憤以伸明法事審得張應望受賊
不服乞提過賊之人當面對質奉

聖旨張應望致死儒臣一家二命又相認多職如何
輒容他展辯推委支吾好生徇私賣法姑且不
究張應望嚴追賊完日始發烟瘴地面永遠克
軍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優厚儒臣重懲貪吏至意竊以爲律例者

祖宗之法而刑習者奉法之吏也查得大明例一款
凡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
及成殘廢篤疾者雖有自盡實迹發邊衛克軍
此威逼之狀也又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
家二命者發邊衛克軍又大明律一款凡因事

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非因公務而威
逼平民致死者罪同此威逼之法也范祭酒奉
旨聽勘官張應望奉批承問官也本因公務當時應
望拘攝謝崇並無范祭酒之名蓋禁刑責不及
范汝訥之身父子相繼自盡屢審不係官逼臣
等不徑坐應望致死二命法也非徇情也又查
得條例一款文職官吏受財枉法至滿貫絞罪
者發附近衛所克軍又一款凡法司一應奏送
人犯如有冤枉者卽與辯理具奏發落若明知
冤枉不與辯理者以故入人罪論先是錦衣衛

打審應望參送法司也抄中有云奏內獻私情
尚展轉蓋因過付人等未經面質合行撫按衙
門詳審具奏是該備不敢執其受贓也應望自
奏云鄉官讐深自盡縣吏解紛受誣願與過贓
之吏沈敬溪施守仁面質奉

聖旨法司知道是

皇上固已允其辯理也臣等在部凡十二司鞫問格
詞每日送堂親審卽答杖等罪恐其有寃也須
憑證佐當面指實犯人甘心輸服而後加罪又
不敢自信其無寃也仍將一千原獲證佐解送

大理寺評允而後發落輕小事情尚極詳慎豈
敢以

詔獄之重無證之贓犯官諷天叩地苦不招承問官
逼令誣服而不准其對質乎臣等不徑坐應望上
受贓發遣者法也非徇情也蓋犯人聽鞫雖係
真情有指則便輸服無證則多展轉臣等不敢
謂應望未嘗受贓但不質證則白致伊借口稱
寃是

廟堂受誣在之名而應望逃貪汚之實不惟無以服
應望之心亦無以塞天下之口矣據律受贓官

吏審已得情止發附近辭所竟軍終身臣等素
性疾貪嘗謂法不盡罪伏望

皇上仍將應聖發回浙江就近對質或提解沈敬溪
等到京與應聖對質如果受贓有指眾證無寬
臣以爲奉

旨聽訟受贓與常犯不同因贓逼死儒臣與常人不同
同罪杖斃於

廷行刑於市以懲天下貪察之官以快天下縉紳
之憤法雖已甚事極光明若以未白之情加過
重之罪久禁嚴追遠發永成萬一有寬無乃傷

皇上明慎矜恤之意乎臣等職掌所關理難默默干

冒

宸嚴無任傾越待罪之至

辯洪主事參疏公本

爲部臣持法司官畏罪直陳情事始末以光

聖德以雪民冤事臣等於本月十二日接得本部江

西司主事洪其道揭帖爲勳戚贓罪應議堂司

意見各殊難以招擬相應題請謹詳事之始末

論之同異以候

聖明裁定事臣等見之不勝歎息以爲

皇上下法司以從公刑曹在真情而亂法此公論所不容

明主所不赦者也臣等奉

祖宗三尺法以事

皇上豈敢欺天罔人以傷

聖天子平明之治乎卷查萬曆十一年二月內

潞王請換張家灣土橋改官店房八所並解斗註解

一、行經紀牙稅商販食鹽糧米於店房畢放徵

收租銀以資養贍奉

聖旨准王奏着換給與戶部知道萬曆十一年四月

丙

潞府暫借成國公今優給生不與臣錦衣衛帶俸指

揮錢世襲原謂鹽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兩萬曆十七年

潞王之國奏還八店於

朝廷租銀納官還一、店於兩家聽其營業兩家仍

開鹽店至今八年矣御馬監左監丞張 價知

一、店為

潞府所借而不知為兩家之民店故以侵利叅劾

皇上亦不知為兩家之民店故以阻撓奪問錦衣衛

奏

旨打問亦不開借實緣由相坐兩家八年所得租銀
七千二百兩等因奉

聖旨各犯着送刑部擬罪欽此該主事洪其道承行
審出前情亦知虧在但見李吉等為被逮之人
懼從輕有不測之罪既欲將七千二百兩盡數
追官又欲問李吉劉愛民把持遺成臣等極言
其不可面語之口錢未兩家鹽店乃民店非官
店也

潞府當年價貨乃私借非

奏借也

潞府後來歸還乃明給非贖留也且

潞府奏討八店招商開鹽未嘗

奏禁民間不許開鹽也今天下鹽商不止數萬家
天下鹽店不止數萬處若兩家招住鹽商為有
罪則天下鹽店皆可罪乎天下鹽商必露宿野
處而後可乎且兩家鹽店租在

潞府既還之後

皇店未立之前未見把持何人阻撓何事益張
之參原不察其來由

皇上之怒亦未知其始末刑部執法衙門神寬理在

大臣事

君以道據實明言若以民間之虛銀入官是汚

聖德也以無辜之百姓克軍是亂

王法也此事當從實具招從公擬罪明白具奏敢自

上裁豈宜畏罪誣民欺罔

天聽且天下蒼生富者千錢一二貧者十常八九饑

腸瘦面破爛衣或給餅豆克斗秤牙行或納穀

作羅纏經紀皆投身市井鬪日求升合之利以

養妻孥此等貧民天下不知幾百萬矣賴此營

生得不為亂乃有把持行市之段希堯張杅專
利肥家害民病

國借納千金之聲勢獨斷當戶之咽喉設使奸民

效尤都作此事則貧民無所賴皆起亂心此災貳

聖主之奸動搖邦本之賊臣寺以為當重而洪其道

乃欲從輕所謂堂司意 見各殊者大略如此臣

等忝列大臣之後報

主心殷憂

國念切

宗社體憂可為痛累流涕也自不知有幾尚未敢為

皇上一一直陳敢徇司官以開天下之譽乎謹因其
道所奏事情詳具始末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復寧武道疏

爲分馬政一兵權以重邊圉事行據山西布政
司署印糧屯道右參政楊歸儒按察使郝維喬
會呈寧武一路居二關之中北隣胡最稱要
地嘉靖二十八年添設兵備一員專理邊務其
行太僕寺原駐代州至隆慶六年將兵備道裁
革至今關防一顆尚存却將太僕寺移駐寧武
兼攝該道事務向來事體窒碍難行委屬不妥

矧今邊方多事整飭爲急與其裁兵備使行太
僕寺兼之不若裁行太僕寺使各兵備分之馬
政旣飭兵務又嚴極爲省便等因案照臣惟封
疆之吏武備爲先經武之術馬政爲要

國家設險三關陳師萬旅又設行太僕寺

命卿一員使兼憲職專督馬政誠重之矣乃今官餘
於事少法廢於權輕有不得不一更張者臣據
該司所呈會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蕭大亨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喬璧星議照

國初邊操馬匹有關換有調免有備用有銀價有孳牧有寄養類多起倭於北省解驗於

京師發行太僕寺印給邊軍當是時三關領馬如此之多也發銀發馬於

京師如此之重也印給查驗如此之煩也行太僕寺卿不謂冗員自本折之給廢而椿棚之例行非多置買不敢陳乞而大率馬出於軍矣例死者稽其年限買補者驗其齒材嬰養者查其肥瘠皆由本管營司解驗所在兵巡印給舊職掌所不廢者止有山西通省孳牧騾馬九十二匹

每歲課駒四十六匹行太僕寺幾無事矣後因虜數八邊馬健爲亟用言者議乃通

勅行太僕衙門點驗馬匹務使臚壯以故軍士之馬旣就近驗烙於兵巡矣又赴該寺驗烙來往關山遠者千餘里而軍士多奔走之勤旣就近點臚於兵巡矣該寺又差主簿歲再巡行不肖者多問罪贖而軍士增科罰之苦行太僕寺似多事矣夫停減舊日之科條僅餘孳養之一事以存三品之寺卿又有主簿吏員之俸給無乃侈乎若謂點查印烙不可無人臣以爲多一衙門

則增一馬病彼豈能以兩次之點歲令常肥干里之遙稽核無弊乎且宣大之馬數倍山西舊有屯牧道查驗又有行太僕寺丞印烙此兩官者久已裁革而兩鎮馬政責之兵巡至今軍士騎操不聞廢缺奚獨山西一鎮獨多行太僕寺爲也至於兼攝兵備何官也是一路之監軍也驕橫不馴兵備得以彈壓虐削軍士兵備得以禁約戎政廢弛兵備得以振刷調度防守兵備得以商籌錢糧侵冒兵備得以稽核是握操縱之權而酌常變之勢者也乃行太僕以不京不

外之銜行若難若畏之法郡縣待之以似屬不屬之禮故令常不行禁常不止是本寺之權若以兼兵備而重而兵備之體則以繫本寺而輕寧武一關不爲不要矣兵備以兼名已非專設銜列於行僕近於無官况戶婚土田諸訟於是乎質成強盜人命重情於是乎定獄權輕責重法廢政弛如之何其可也先都御史楊綵以三關綿亘九百八十餘里寧武所分纔一百三十里耳事約而官冗故裁兵備而以行太僕兼之誠爲節省臣等以爲三關兵馬數本相當而策

應兩關中路爲要先御史楊美益議添兵備尤見遠圖臣等查照宣大兩鎮事例欲將行太僕寺衙門一體裁革專設兵備一員所遺馬政原自不多在三關者以三兵備道兼之在腹裏者以三兵巡道兼之所在孳生買補馬匹各於所在兵巡印給驗其聽息查其倒死是以一太僕之事而六兵備分之馬少而易核一也道近而軍便二也事在咫尺諸弊難滋三也一有緩急六路各買簡而易集四也兵備權重而馬政益嚴五也臣故曰行太僕不可以不裁而兵備不

可以不復也夫三關重寄

陛下旣以付臣成敗安危臣實肩之沿革損益臣實慎之儻可因襲故常何敢紛更多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亟選才望素優兵備一員俾理積弛政務所有原設太僕寺卿免其陞補主簿聽其改選吏典停其再撥將人情之趨向攷觀而吏治之得失迥別矣
停止砂鍋潞紬疏

題爲民困已極加派爲難懇乞

聖明調停織造以固邦本事臣聞慎乃儉德者

去偽齋文集
英君誼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

聖子神孫之大孝自

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纖悉具備

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各有地

方歲解歲停各有疋件載在

會典可考而知已查得陶器燒造地方止有儀真瓜
洲河南真定江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瓷甕
等件並無所謂山西砂器者卷查嘉靖二十九
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個四十年坐派一萬
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五千個夫砂器

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個價值纔
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制宦擔運用夫二百餘
名共費銀五百二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
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社費銀二百餘兩用
夫一千二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
費銀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
兩九錢至萬曆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潞安
不出綿花旋於河南差買費銀近二百兩打點
使用二百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八百二十三
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載諸費至費銀

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亦能燒造
否如謂土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用砂
器否

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取其不礙損者耳何
取於紅箱銅鎖淨綿致使無益之費勞民傷財
况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使於
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
地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絨而
山西歲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開另共加八十
六疋耳並無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二年

坐派山西黃紬二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
千二百二十四兩十年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二
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十餘兩十五年坐
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萬二千餘兩
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千六十
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

祖宗時未嘗坐派

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二千有奇
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爲衣而

皇上不以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謂

上用內用未必如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錢糧井王祿則軍餉王祿如

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宗儀駟駟典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輒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搜括則七郡錙銖無遺加派則萬姓膏肓盡竭臣於去年細價已經殫方奏處僅克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區出踰嶺之外卽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錫釘紅箱淨綿與墊困擾生民黃細

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臣再惟

人君之喜好無窮天下之財力有限

九重以內者

陛下之身家九門以外者

陛下之赤子未有赤子困窮而

陛下能享安富者連歲以來饑饉未蘇千戈四起閭閻小民春有兩食冬有完袴者幾人山谷之中

惡少成羣不為乞丐則為盜賊

陛下謂今日之天下治乎亂乎民富乎貧乎世亂民

貧社稷安乎危乎社稷不安

陛下樂乎憂乎海內光景凄慘蕭條民無樂生之心

皆懷喜亂之念誰敢為

陛下告者夫竭百姓之脂膏克

一人之府庫辟之腹心痞滿四肢乾枯言無聽見之未

有不驚者惟

陛下雷神社稷幸甚地方幸甚

救內犯陳忠等疏

為擬刑上當致誤

聖明懇

恩改正以一法守事臣惟操生殺者

天子之權定生殺者

祖宗之法當生不敢議殺當殺不敢議生者法司之

職伏觀

大明律一書

高皇帝酌累代舊章集羣臣公議編更數次法垂萬

年不惟刑曹憲吏所宜欽遵亦

天子神孫所當恪守者也邇者臣衙門持法不堅上承

台遷就致傷

皇上好生之心有愧人臣官守之責臣不明白聲說
皇上必以為情真罪當而不知其妄引深求皆臣等
失職之罪也臣請據實檢舉惟

聖明垂聽為萬曆十年十二月內馮保被論抄沒家

皇
嘗以盜

內府財物坐馮保斬罪者非寬之也思馮保財物

盜自

內府必未有指實故耳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內誠

意伯劉世延許奏客用被逮到京追出金鑲珠

寶纒環一柄查共重一錢一分者珍珠一顆緣

客用會管東御庫而珠寶係乘輿殿御之物故

等坐以盜

內府財物真犯斬罪客用亦不敢稱寬者情罪相

當故耳惟是陳忠何忠劉忠李忠楊舟劉定周

海王銘或借貸為保財物隱匿不送或轉遞為

保箱籠不行舉首情誠可恨法自難容加斬重

懲誠不為過及查得

大明律內凡抄沒入官家產若隱瞞財物者坐贓論

罪止杖一百本部果能依律上請

皇上卽惡其人不至加入於死乃因奉有從重擬罪之

旨遂用盜

內府財物雜犯引例之條夫馮保家產旣不謂之

內府財物而隱匿馮保家產者可謂盜

內府財物乎當時止謂寧從過重可齊

天威而不知引律一差遂至

皇上將陳忠等八人皆坐斬罪設使各犯果於某月

某日盜某庫某物見證有人八捉獲有據隨卽擬

真犯猶不甚寬如無指實則八人者以杖罪坐

斬

皇上得無惕然不恐於心耶萬曆二十一年九月十

四日圖忠劉保奉

旨捉拿楊桂夫役陳富史環跟隨同往時當夜半擊

戶越牆尤澤聞聲慌忙走脫致楊桂驚疑自縊

而死此錦衣衛嚴審初詞似無鉤縱及奉

嚴旨切責遂增杜昇楊桂密談王正抄旨密報情由

本部又謂楊桂係雜犯斬罪擬王正等追捕漏

盜徒罪近奉

聖旨王正杜昇聞忠烈保都加等擬絞陳言等着烟
瘴永遠克軍職等奉

旨遵行聞竊伏思之懷罪之人驚惶常過

親審之命捕提宜嚴當倉皇從迫時惟恐其少緩

而逃不意其過急而死此昏愚疎略者之常態

也

皇上一時震怒疑其漏泄錦衣衛不敢從實逼認漏

泄遂致王正等四人加入絞罪當時臣等果能

確執真情

皇上何讐於小豎何樂於殺人顧乃含糊觀望成其

可恨之情

皇上安得不加以可死之罪乎至於陳富尤澤史環

止是跟隨使令徐澄原係高珠客商漏泄之事

毫無相干烟瘴克軍法尤過當伏乞

皇上下大開天地之慈將陳忠等王正等均赦死罪尤

澤等均示杖懲仍乞

勅下二法司錦衣衛衙門要見

祖宗定刑原有成法

皇上批問原無成心以後凡奉

詔獄務審真正口詞不得增減務遵

大明律例不許依違違

詔旨一時過嚴而法曹委曲開說

皇上天地仁慈豈忍輕成大辟如此庶

朝廷有待正奉法之吏

聖世無含冤抱屈之人矣先是原任刑部尚書趙煥

深悔用律失當致誤

聖明正檢舉聞臥病未果而臣新奉王正等加等之

旨故備詳始末真詞

天於萬一極知冒實罪無所辭不在限越戰慄之至

火災自陳疏

為奉職無狀乞

賜罷歸以塞

天變事臣惟緣情定罪者天下之平理在伸寬者刑

曹之職臣自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伏蒙

聖恩擢為刑部侍郎在職將近兩年署印曾經四月

無論答杖徒流類多舛法即永成大辟率未令

情如隱瞞人官家產律止於杖也臣奉

旨將內犯陳忠等擬軍致誤

皇上將陳忠何忠劉忠李忠楊舟劉定周海王銘皆

坐以斬知情藏匿罪人緣罪藏等也臣奉從重

之言爰內犯王正等以徒致誤

皇上將王正社昇鬪忠劉保皆坐以絞使臣當時執奏安知不可回天乃至今隱忍不敢言楊柱之專陳言史環尤澤徐澄審無泄漏情由罪應杖

釋

皇上皆坐以烟瘴永成遼東之業遼陽參議滿時泰原非征調官員罪非應降贖

皇上改坐以烟瘴永成湖州之獄烏程縣知縣張應望受贓未有指證法當勘明

皇上徑坐以烟瘴永成使臣當時執奏安知不可回

天乃至今隱忍不敢取言

高皇帝之定律也彙并七易當重者自不從輕刑部之擬罪也法欲堅持寧死諫不宜阿奉而臣以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致令無罪輕罪之人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何臣聞三年大旱出匹婦之含冤六月飛霜因一夫之抱屈今刑部獄中含冤抱屈者不止一人也不平隱贖上徹雲霄鬱結窮愁散為災釅臣上之不能為張釋之之執以悟

聖心次之不能為蚍蜉之去以明已志回祿煽扇孽

自臣躬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

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損

聖德以戾天和臣卽跼伏草莽所甘心矣臣無任悚

息待命之至

給假葬妻疏

爲懇乞

天恩俯賜照例送子還鄉事臣聞臣子奉公雖不惟

身家之計

聖王遠下每悉其委曲之情臣有衷私鬱鬱久矣不

得不鳴於

君父之前萬曆二十年臣適撫山西臣妻安人于氏

在任病故惟時臣男孤幼臣病濕痰具疏乞休

未蒙

俞旨次年四月臣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延至八月

始得離任山西河南按察謂可便道回家葬臣

妻於祖塋托幼子於門室臣心無內顧一意服

官不意是年左副都御史劉東星候代未任左

都御史李世達養病還家一時堂官領缺署印

無人臣遂星夜前來不及襄事四年孤雁一宅

蕭狀夜夜為獨來獨往之魂歲歲為不生不化
之骨莫獻既已無托火燭更屬可虞臣幼子在
攜念母成病存亡兩地悽惻傷心臣惟夫婦列
於五倫分誼不薄臣妻聘於六禮元配當隆臣
戀戀耽車馬之榮臣之妻子子抱室廬之恨薄
倫若此

皇上又安用之查得妻無歸葬之文而子有送還之
例蓋人臣不言歿托其事於存

聖主憫其妻因推恩於子例許給假暫令還葬臣之
事情實與例合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覆是

皇上推屋烏之愛於一時臣敢忘犬馬之心於異日
哉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生口病初疏

為痰火侵尋職業荒廢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保餘生事臣以庸謏生無寸長荷
皇上覆載弘慈拔置九列自謂勉策駑蹇可效涓埃
乃數以業奇災緣福過忽於八月十五日痰火

暴作頭目昏暈見物狀若旋轉不停聞人聲而嘔吐不止纔一動作輒欲傾欬但飲茶湯便成痞滿醫經數易藥罔奏功私第已不聊生公衙豈能辦事伏望

皇上閱其難痊之病及其可歸之時

賜臣以去是

賜臣以生也臣既知有生之樂敢忘

皇上再生之恩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告病再疏

為病勢日深官常久廢懇乞

天恩俯賜回籍以便調理事臣向以痰火暴作於本

月初二日上疏乞歸未荷

明旨迄今又半月餘矣緣臣氣體虛弱痰症纏綿苦不能支欲速取效以為恃補養未必獲愈非吐下無以收功既用控涎以決痞悶復投承氣以破癥痞腸胃兩傷飲食俱廢雖視息尚在而形體日羸臣惟扶病非在公之身委質無自便之義豈不欲勉竭心力仰答

主成而病在膏肓遂成疔痼醫束手而無策臣傷心以自憐倘不早歸舊疆必致顛危客邸有此迫切敢再瀆陳伏望

皇上閱其無已之情遂其生還之願臣卽犬馬寧忘感恩圖報之心故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告病第五疏

爲痰暈陡發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以保餘生事臣賦質孱弱生多痰病

前年大作亦曾累疏乞歸未蒙

賜允臣竊勉供職又踰年餘其欲竭駑駘之力逐驥驥之羣以報

皇上不意痼疾根深每發益重偶於本月初十日早起出門忽厥目眩頭旋顛仆在地咽喉梗塞神思昏迷吐痰升許過午方蘇至今手足頑麻飲食頓廢竊念刑曹爲法紀之司貳卿非副散之職如臣病體豈宜曠官伏望

皇上將臣罷斥歸田使得專意調攝倘荷延歲月緩就蓋惟是

皇上所以哀臣而
賜之生也伏在牀褥遙望
闕廷不在懇祈之至

辯明心迹疏

爲迹涉隱微事當究竟懇乞

聖明鑒照以白臣心以息物議事臣白

予告以來林門不與外事忽於二月十五日傳聞
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因論吏部郎中白所知謂
臣假托閹範圖說包藏禍心夫假托大奸也包
藏禍心大罪也臣安敢無辯先是萬曆十八年

臣爲按察使時刻閹範四冊明女教也後來翻
刻漸多流布漸廣臣安敢逆知其傳之所必至
哉不意戚里鄭承恩復刻閹範圖說一部儘將
士衡口語臣亦有聞卽欲辯明難以先發今士
衡爲臣發端臣之幸也臣請爲

皇上上陳之士衡謂承恩之刻閹範也由臣以進意在
逢迎臣實有此書承恩實有此刻士衡之疑本
無是惟乃疑臣則太深矣昔劉向作列女傳獻
之漢廷成帝歎賞臣之爲閹範也前述經傳皆
賢聖法言後列貞淑皆古今善行體依劉向意

本國雖臣若有所希冀當自明白

進呈何所回護何所忌嫌舍彼正大光明之途而

犯此疑猜危險之途乎夫有實緣之行者必有

親審之人

皇上試各大小貴戚左右近侍一一面問臣與何人

往來何人知厚承恩難刻臣書曾否與臣識面

即臣欺

皇上能欺部市之耳目與常隨之班皂乎

皇上下天從其明

宮闈天斬于嚴肅是書也出臣入不出臣入

皇上必知之左右必知之果進不出臣承恩難刻臣

書臣何與焉且臣之詞既引漢事皆本之漢書

采唐人一宗之唐史一人無所牽合一事無所

附會存

朝請臣在市諸書皆可檢對有何成心况臣刻於

六年之前承恩刻於六年之後豈能預必事可

公請天下心可質諸鬼神士衡雖疑臣心臣何

恤焉夫

宗社遠猷

國本大計臣一念忠亦不敢後於諸臣

天日所鑒臣昔巡撫山西復

命之時曾有一疏羽翼

皇儲大學士王錫爵為臣危之欲令再更通政使呂

鳴珂為臣言之始得封進賴

皇上乾坤弘度止於

留中士衡試一檢閱倘亦諒臣心非屬心而不為

同志者辱乎胡可橫加以不道之惡名也伏乞

皇上洞察緣因畱範圖說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

勅下九卿科道將臣所刻畱範與承恩所刻畱範圖

說一一檢查有無包藏禍心并查圖說新增節

婦十七人臣曾否真聞果否作贊但有一字干

涉臣願甘顯戮以為鑽刺無恥者之戒緣係云

云奉

聖旨這事情不必賣辯該部院知道

辯憂危並議疏

為語出無端事干重大懇乞

聖明嚴密確實以消隱禍事本年二月內臣因戴士

衡參臣假托畱範圖說包藏禍心具本奏辯奉

聖旨這事情不必賣辯該部院知道欽此又於七月

初傳有憂危並議一書臣讀罷歎曰此士衡所

謂包藏禍心者乎使臣有此事即是爲禍謀豈
但禍心使臣無此事即包藏禍心者不在臣矣
請指其書一一爲

皇上陳之明德焉后漢明帝之元配也漢法册后不
自民間先選良家子以克後庭如八子七子夫
人貴人姪娥容華之類值册立時廟選衆所推
服者一人爲后焉明德册自貴人漢書所載也
自有漢書以來凡女諸書莫不錄其爲人莫
不具其發跡圖範類於山西豈期流傳

大內當是時既無所迎合而增其所無又何所圖

避而削其所有乎錄焉明德便謂迎合如閏範
所錄楚樊姬徐賢妃之直諫班婕妤之辭輦衛
宗二順以有子之妾而尊嫡奈何又不以爲規
勸耶凡此照者引見行事例擬切近事情遠年
停止者即

本朝亦不得比擬明德與時事一一比照果否相
同乃引千餘年不同之漢例爲奉承乎愚不至
此矣鄭承恩之刻閏範也其序見存

皇上編發諸臣字字查閱是否係臣所作今直以此
序爲呂序又摘序中語一一罪臣賂賂者猶然

幽暗中何事不得說耶五十寶鑑四正彩幣豈
懷袖可藏發自

禁廷入於臣宅公朕出

九重之門行四達之衢晝耶夜耶十日所視視者
誰耶事不奏聞

皇上

宮中誰敢私遣中官聽誰私遣臣即受之應否報

名謝

恩受而不謝使臣何以復

命造言者不習於

國體矣金龍命書事關私密臣封進耶托人進耶

若明白封進

皇上必知若托人密進誰敢私傳且陰謀之人踪跡

隱伏豈肯張皇豈得漏泄今稱

內廷盛觀必是眾所共知此何事也而鍊若此乎

造言者不鍊於人情矣古之上書者或伏闕慟

哭或叩階流血史冊所載不止一人楚材一夷

臣耳每奏事惻愴言與淚俱太宗見其來而謂

曰爾又為百姓哭耶臣上疏之日格

天懇至伏地不覺失聲事誠有之聞範圖說之刻明

進非臣密進非臣讒口付之神明臣心可質
天日何憂敢露難容而號泣

朝門欲益彌彰乎臣上癸巳一疏言

皇長子當立條列十款不啻千言自謂詳切不異諸
臣臣卽再言更何所說憂危疏中不及豈意有
所專而語有所忌耶惟是微賤之情生有心之
疑實含禍之事養無窮之禍胎未東吉與或人
止兩人耳刻書者必知懇乞

皇上勅下嚴緝屢緝兩人下三法司嚴刑鞫實要見
寶鑑彰滯丁日所視視者何人全坐龍命書

內廷盛觀觀者何人務令明白聲說臣遠在二千
里外豈得預爲彌縫豈能盡人囑託倘有一人
證臣一事有據臣願甘斧鉞之誅以爲亂賊之
戒緣係云云奉

聖旨這奏辯事情朕前日洞悉奸誣有旨處分了該
部知道

崇禎閏範書

萬曆庚寅余爲山西觀察使觀列女傳去其可
懲擇其可法者作閩範一書爲類三十一得人
百十七今女中儀讀之曰一事不得其解輒掩

卷臥一日命畫工圖其像意態情形宛然逼真
其見像而問其事因事而解其辭自讀數十事
不倦也且一一能道又爲人解說不數月而成
誦余乃刻之署中其傳滿廣既而有嘉興板蘇
州板南京板徽州板經神相贈寄書翰輒問需
而此書遂爲閭門至寶矣初不意書之見重於
世至此也既而內臣請以進
上覽而悅之賜

皇貴妃貴妃刻諸家負錄者皆以顧天節烈婦十七
人而此書遂不可得矣何也予傳各有類而此

十七人皆節烈余傳此曰昔賢而此十七人多萬
曆時人且多貴勢家若人每系以呂氏贊曰四字
尤爲僞妄有識自能辨之自此刻出而善我者
得以造其謔不識我者莫不駭其事而三二達
者則坦賦無疑矣噫以諸君子以虛平之心觀
天下之事則一言可入有何駭異今民間婦女
一且筐中有三五本言夫必駭異問之曰此書
何處得來何人所與則將何詞以對倘涉可疑
方且藏匿之不暇况

大內何等深嚴

聖主聰明天縱寧有闕覽人言而不一問者乎

皇貴苑又不掩匿而敢公然刻之又叙其所從來曰

得之呂氏坤者平時值余上憂危處而造言讎

口遂刻憂危苑一書流布京師而戴掌科始

有包藏禍心之說矣鄭承恩體乃以故議進奉

聖旨且聞範圍說是朕賜與官賞貴苑所看朕因見其

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斷自彷彿以備朝夕覽

閱戴士衛等造冊每以私恨之讐語黨造書妄

指官禁于號大與感世誣人此事朕已洞知不

必深辨又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主諭諭官員人等知悉獎玉衛戴士衛假以建言

報復私讐妄指官禁于號典禮惑世誣人捏造

書詞惑人奸生可惡本當擊罰壽究重治姑着

革了職發煙瘴地方永遠充軍遇赦不宥該部

院知道又內閣接出

聖主諭諭再稿奏具見恭謹詳慎之意闕範一書乃朕

親與官中朝夕覽閱因其書理與女鑑相符假

以為勸勉之規云云且獎玉衛假以建言要名

沽譽原本亦不必發示不及戴士衛等但此一畜

結黨造言于號大典妄指官禁惑世誣人上下

天和中傷善類若不重處何以警戒將來已有
告子特此論知時被誣諸人皆有齋疏各得

明旨此齋範之始末也夫天下刻鵠範天下無詞何
獨內刻便造許多妖言向非

皇上明旨聲說此事何以自明當時若夫根究必有
孽生光之禍

皇天后土

九廟神靈當必照鑒造誣之人戴掌科雖非知已必
不昧心彼造誣者已遭陰譴酷烈矣

